

寻访

李雪:诗似冰壶见底清

文/片 本报记者 郭延冉

诗是什么,为什么要写诗?年逾七旬的莱芜诗人、歌词作家李雪认为,写诗就是要发时代变革之声,抒忧国忧民之情,言民族复兴之志,扬文明道德之风。一个来自莱芜穷山沟里的农民娃,一名从事基层文化宣传工作三十余年的老同志,秉执饱蘸对党对国家民族的深爱之笔,为人民鼓与呼,为时代而歌唱,一路高歌唱不休,诗潮澎湃唱风流,被誉为“莱芜的‘乔老爷’”、“不倦的歌者”。

受童谣启蒙,坚持
诗歌创作50年

“五年级时,我写了第一首咏菊的七言诗,至今诗歌创作有50多年了呢。”创作记者登门拜访时,李雪翻看着已出版的三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回忆道。童年时的李雪,何以早早地对诗词情有独钟?“这还多亏了我那爱讲童谣的祖母。”李雪告诉记者,儿时祖母喜欢给他讲儿歌,通俗风趣的民间童谣给了他对诗词的最初启蒙。中学时代的他,作文写得十分出彩,曾在《济南日报》和《大众日报》农村版发表过六篇诗作。

李雪当过农民,当过煤矿工人,任过矿务局专职新闻干事、矿工报编辑记者、医院党委宣传科长。他始终把诗歌创作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从1964年至今,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《中国煤炭报》《山东文学》等报刊发表诗歌1000余首,评论1500余篇,新闻稿件2000余件。文学作品获全国、省、市级奖励360余次,他是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老年作家协会理事。他的个人小传和简介,还载入了《中国时代文艺家名典》、《山东作家辞典》等大型辞书。

诗文不下岗,晚年要活出品味和价值

“一九九八小麦黄/李雪退休化夕阳/人老自有凌云志/小屋要出大文章/杂文登上‘人民日报’/诗歌获省‘一等奖’/一路高歌唱不休/歌颂人民歌唱党!”这是对李雪半个世纪来,坚持业余文艺创作的真实写照,道出了这位不倦的歌者、老诗人的执着追求和人生魅力。他认为,人老了不但要活出健



李雪拿着他的诗集《海之歌》与记者分享创作感悟。

为百姓而歌,让诗歌从稿纸上站起来

翻看李雪出版的诗集,不难发现,他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明朗通俗,清新质朴,毫无晦涩之感。李雪认为,诗人是人民的儿子,诗只有通向时代,才能抒时代之强音,诗只有通向人民,才能唱人民之心声。因此,他极力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,展现生活中最质朴、最真实的东西,歌颂真善美,传递正能量。正如著名诗人、歌词作家石祥对他诗歌的评价——“诗似

冰壶见底清”。

李雪坚持“三贴近”创作原则,主张诗歌“从稿纸上站起来,走到群众中去,去唱去朗诵”。他写的《我是共产党员,我先上》等长篇朗诵诗,在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、《中国煤炭报》和《阳光》杂志等报刊上刊登,并多次在山东文艺台播放。在莱芜市文艺晚会、新矿集团文艺晚会上朗诵。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、中国煤矿工团团长瞿

弦和与电影明星杜宁林等,也曾多次朗诵过他创作的朗诵诗。歌曲《莱芜人》和《绿色钢城之恋》在山东电视台《大家一起来》文艺栏目中播放。歌曲《莱芜人》,在2004年5月9日莱芜市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办的“激情广场”大家唱联欢会上登台亮相。由李雪作词的《跨越》、《同住一个城,共建一个家》两首歌曲,在2013年莱芜春节晚会上由青年歌唱家李振涛等演唱。

作家石祥题写书名并写《序》的《莱芜人——李雪作词歌曲集(120首)》。可见他虽然人已退休,但诗文仍在上岗。

“年已七旬不言老,再著华章写心声。”李雪说,是诗歌点燃了他的黄昏,创作让他充满激情。也正如他所说,“在诗歌的阵营里,我永远都是年轻人”。

喊一声大汶河(歌词)

(一)
喊一声大汶河哟,
爱就燃烧在我心底。
见过千山万水和大海,
只有你日夜流淌在我心里!
你独辟蹊径,蜿蜒西去,
经历了千年沧桑风雨;
你勇于开拓,自强不息,
涤荡着历史的落后贫瘠。
春天,你缓缓流淌像轻纱飘逸,
夏天,你奔腾咆哮像万马奋蹄。
你是鲁中山区的命脉,
你是莱芜人民的希冀。
啊,你从远古走到今日,
让赢牟大地升腾着勃勃生机!

(二)
喊一声大汶河哟,
情就涌进我的心底。
无论相隔千里和万里,
总是想一头扑进你怀里!
你独辟蹊径,蜿蜒西去,
奉献着自己生命的乳汁;
你勇于开拓,自强不息,
哺育了钢铁儿女的中华品质。
昨天,你低吟清唱谱写颂歌一曲,
今天,你放声高歌奏响时代主旋律;
你是千姿百态的画卷,
你是悠久灿烂的史诗。
啊,你从今天走向未来,
把绿色钢城润泽得辉煌壮丽!



李雪诗歌作品

矿山情书

你给我的信,
句号画得像天轮又大又圆。
我懂得,那是你的心在希冀,
让我从最深处拉出爱的烈焰!

我给你的信,
感叹号描得像铁锹一样。
你懂吗?那是一根折不断的轴,
固定两颗心的钢铁信念!

你给我的信,
删节号点个没了没完。
我懂得,那是你递给我的盏盏矿灯,
约我跨过银河的彼岸!

我给你的信,
破折号拉得又长又宽。
你懂吗?那是我搭起的皮带运输机,
让爱的暖流淌也淌不完……



散文

在书香中穿行

文/翟世敏

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说“读书可以广智”,其实这也是父亲曾经对我的谆谆教导。父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师范毕业,也算得上那个时代饱读诗书的人了,而且很早就《长江文艺》等刊物的作者和忠实读者。受父亲的影响,我从小对书痴迷有加,喜欢的书不需要别人强迫我去记忆、背诵,却能很自然地落在记忆中。

我业余时间喜欢看书,不过不喜欢正襟危坐,因此床头就有了一大摞书。想看的书信手拈来,或斜依床头,或靠背而坐,无须咖啡,无须香茗,只要投入均可读出一种极致——在静谧的时刻,手捧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,跟随大师的足迹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,领略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。深深遗憾和感慨着在云海隆隆的车轮声中消逝的诗人海子的生命,他在《圣经》等诸多书籍的陪伴下,飞翔到那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地方;叹息着诗人顾城在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”的呐喊声中去寻求自己心中永久的光明……

苏轼说过这样的话:“发奋识遍天下字,立志读尽人间书”,我无力读尽人间之书,却也心向往之!踏入社会以后,看的书不在少数,实难枚举。不过最让我怀念的,还是课外读物极度贫乏的学生时代。记得初中阶段,我对主课丝毫不敢怠慢,对副课则不同。地理课上老师在费尽口舌地讲,我却用课本遮挡着小说或者报刊,痴痴迷迷地,随着主人公命运的跌宕起伏,也悲也喜,物我两忘。等到老师突然提问:讲到哪里了?我才猛然从书中醒来,接下来自然就是回答不上来的尴尬。

那时我也常扪心自问:这种举动算不算对老师的不尊重呢?终究也没个正经答案。后来答案终于在作家席慕容的作品里找到。席慕容说:如果用上油画课的时间去画国画的话,这仍然是个好学生。席慕容的话是不折不扣针对我而言的,于是心中释然!当然我也丝毫不怀疑自己是个好学生,曾多次班级参加不同级别的会考,也曾荣誉多多。后来也就时常拿席慕容这句话给自己搪塞和壮胆,也顺便冲减一下对地理老师的内疚之情。

当时之所以胆大妄为地在课堂上看课外书,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能借来一读的小说或报纸都是十分珍贵的,一旦进入互相传阅的循环,必须日夜兼程才能保证整体进度。有时晚自习过后回到宿舍,匆匆忙忙洗完澡,就迫不及待地躺在床上读上几页。雷打不动的熄灯时间一到,寝室内即刻漆黑一片,可是好不容易借来的书,归还之前读不完总是心有不甘的,于是索性把被子向上拉,悄悄地地打开手灯,静夜里就在这微弱而柔和的光亮下,与一页又一页氤氲着油墨芳香的文字缠绵绵绵,欲罢不能。

记忆犹深的是当年父亲学校订阅的《参考消息》报,当时这份报纸正在连载“杨虎城将军之死”,就这小小的连载竟然把个青春年少的我迷得如痴如狂,对那报纸抑或对英雄的崇拜绝不亚于现在的追星一族。看到英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,在层层骗局的包围之下瞬间便惨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,那份“把吴钩看了,栏杆拍遍无人会”的心情可见一斑。对这份连载反复阅读最后几乎倒背如流,对其迷恋程度之深让我自己都惊讶不已。当时文化生活极为贫乏,处于青春年少的我也无星可追,因此,我常想,当年对报刊迷恋的成分里,到底是我对文字的喜爱抑或是对将军的崇拜之情?是仅仅限于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感兴趣,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追星呢?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,那就是我尤为强烈的阅读欲望至此凸显,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强烈!

举凡读书者,都有喜好做记录的习惯,我想我的阅读兴趣,喜欢写读书札记的习惯也许就在这点点滴滴的阅读中养成的,如今步入中年的我对此仍“不思悔改”。现在除了看书我还喜欢驻足一些文学网站等。因此我深感,在书香中穿行,如悠然漫步且行且思,其乐无穷!